

◆ 逝者追忆

两袋尿素

史良高

父亲的老家在风景秀丽的湖滨水乡，漫长的暑假我总是要去那里度过。除了能吃到刚刚收割的新米，湖里的莲蓬、菱角、鸡头菜和水鸟蛋，还有一个待我忒好的二爷。

那些年，乡下麻雀忒多，村里草房也忒多，草房的檐下就是麻雀的家。入夜，我常常闹着要二爷给我捉麻雀，他总是不肯。有次闹不过，他就打着手电扛着梯子爬上屋檐，手刚伸进窝里，便听一阵叽叽喳喳的乱叫，他慌忙缩回手，噌噌噌地走下梯子。问他为什么，他一脸的正经，说那是一窝刚孵出的黄口幼雀，你把它妈妈抓走，谁来喂它们？轮到看生产队稻床，二爷便一边翻晒稻谷，一边不停地“哟嗬——哟嗬”地驱赶麻雀。歇憩时，他就用一截木棍支个竹筐，拴上绳子，等到麻雀进去时，便让我远远地一拉绳索，筐子便很快地将麻雀扣住，最多一次能扣三四只。然而，每次他都让我把它们放飞蓝天。他说，这叫放生，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。我当时总是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事，因为那时的书上说，麻雀是“四害”呢！

◆ 生活杂记

芳园半亩

芳纯



李姐非要送我几棵番茄秧，我拿回家就蔫了，栽在花盆里，没当它们能活，可是它们第二天就打挺，精神抖擞地立起来。我喜欢番茄叶子的味道，一种独特的冷冽，有些类似檀木香和冰片混合的味道。我每每给侧枝抹芽，抹下来的嫩叶儿使劲揉揉，放在鼻子下细细嗅，陶醉至深，颇有瘾君子的痴迷。

番茄迅速蹿高个儿，我用了几根铁丝做了架子，它们渐次开花，却不坐果。楼上是位年轻的女科学家，她告诉我阳台密闭空间，并无蜂蝶之类传播花粉，需得人工授粉，方法简单，让花与花“蹭蹭”。我就做个媒婆，把这朵那朵拉在一起相个亲，后来见小红书说用毛笔刷更便捷。“相亲”之后，果然很快开始有米粒大的番茄藏在花中间。枝繁叶茂的番茄一大丛蓊郁在阳台的东隅。芳邻又说，太稠密了，也太高了，

二爷说话结巴，天阴尤甚。我就跟在后面学，他也不气恼，还笑眯眯地说“给你一——一刮栗。”可每次手都停留在半空。开始我总是捂着头，后来知道他只是做样子，连头也不捂了。二爷看队屋，我就是“跟屁虫”，拎着马灯悄悄地跟在身后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二爷那一肚子故事。在一方闪烁的星空下，在一片蛙鼓声中，二爷搜肠刮肚颠来倒去地讲“薛仁贵征东”“薛丁三征西”“穆桂英挂帅”、“刘备招亲”。讲着讲着就在竹床上打起呼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二爷没上过一天学，他那一肚子“学问”，全是看戏看的，或是听古书听来的。

巧的是，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，我又有幸下放到老家插队落户。其时，二爷已经成家且有两个孩子。他一双赤脚，头发蓬得像堆草，浑浊的双眼十分明显地挂着泪痕，走起路来身子就斜到一边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它的话语少了许多。为了挣那一天的10分工，他不得不拖着身子去干犁田耙地的重活。一次水牯发犟，锐利的耙齿差点把他的小腿骨耙断，血流不止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保了一条

性命。稍好一点，他又一瘸一拐地撑着下田了。

半年之后，我成了“孩子王”。一天正在上课，二爷不知什么时候静静地站在教室外边。当我发现他时，他硬是将手里拎着的两条黄鳝往我手里塞。我不要，他生气了。说这是犁田拣的，又不是花钱买的，特地送给你补补身子。其实，那个年头，要补的又何尝是我？

那年“双抢”之后，我来到江对岸的一座